

风车悠悠

我想,平平淡淡的生活,一旦多了某种守望,便如一束光,为希望而亮。

老人的守望

□邹德萍

看到这位老人我便知道药葵芋又上市了。

农贸市场的转角处,一位白发老人面前推着药葵芋,老人有点驼背,望着从面前走过的每一个人。每年到了初冬季节,她都会守在这个角落里,年年如此,我早于一年搬进靠近这个开市的菜场小区,有幸看到老人像季节候鸟一样来来去去了二十多个春秋。

药葵芋,是我家乡人的俗称,又叫洋姜、菊芋等,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菊科植物,是个舶来品。它的适应性极强,不择土肥田瘠,易活易长,在我国各地都有栽植。

老人说,药葵芋是她祖父辈从南通来射阳滩涂垦荒植棉时带过来的,父亲最喜欢拿它当咸菜下饭,还可荤素搭配,生脆爽口,清炒、蒸炖都行。还说张謇叫人背着一个装药葵芋的瓦罐,陪他踏遍沿海滩涂。尤其是垦民们刚来盐碱地上长不了蔬菜,药葵芋却能扎下根来。在田角种两三张席子大,年年有得刨,懒作物又泼皮生生不息。扒点河淤,掏点鸡屎猪粪,撒上烂草,长得特别旺盛。

我蹲下来,老人见我,笑了,你来了? 这袋刚刚包好了,就是这个斤重。好咧。老人说,今年药葵芋长得怎么样,卖得却比往年好,前段菜价贵,她的药葵芋还是三年前的价格,只收个本钱,已经尾市了,过两天收摊回去。老人说完站起来的时候明显吃力得很,自嘲道,老了,快卖不动了,家里没人肯卖的话,只有刨了或烂在田里,要是有人有心在田角、路边、篱笆根、圩堤旁,随便埋几个芋种下去,年年可就有得吃啰,不认生见土就长,又不生虫子。老人叹了口气说,有人种了不至于绝种。有几个吃了二三十年的老熟人,他们都喜好这一口,言下之意我是听懂的。

药葵芋花开仲秋,金黄色,乍一看很像小向日葵花朵儿,很是欢实,吸引蜜蜂飞来飞去,享受生活,分享快乐。望着眼前这位随和平实的老人,药葵芋很像暮年老人伸不直关节肿大的手指,不知怎的我眼前又浮现母亲辛劳的样子,自然又会想到母亲那双粗糙的大手。没几年工夫,老人的头发全白了,在冬阳下有层银光。为了几位老友家人,还有喜欢药葵芋的小城人们,老人竟然守了这么多年,不由得让我心生敬佩。说话间,来了一位老人,他们见面是用海门话交流的,我听不懂,来人很高兴拎上两大袋子放到电瓶车上了走了。

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。药葵芋含有丰富的淀粉、菊糖等营养物质,可作为蔬菜食用。今天菜品丰富,但总有些人念念不忘那菜、那味,到了时令,深藏着的某种味蕾就会自然觉醒,追寻着、催促着,只为那一年一度的“老友重逢”,草木一秋烟火岁月。生活原本如此,在不起眼的角落里,随手种下一粒种子,守候和希望就能相伴而生,静谧成长,那颗温暖以待的心,就会像药葵芋的花朵向阳而开,给人馈赠。

我想,平平淡淡的生活,一旦多了某种守望,便如一束光,为希望而亮。

百味人生

心有莲花,人生自然一路芬芳。那一刻,满池莲花,浅笑低语,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,我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心有莲花

□李希锦

“妈,仔排炖小米粥,侬吃吃,味道好伐?”“嗯哪,好吃得凶呢!”

“多吃一点,侬骨头马上好恢复嘞。”“难为你了,我老了,拖累你们咯。”

“千万别这么说,妈,我们是一家人,嘻嘻。”

那天下午,我们几个去医院探望好友卫华的老母亲。偶然听到病房里的这样一段对话。

老人家半个月前跌了一跤,臀部骨裂。医生说老人八十多岁了,不便动手术,建议保守治疗,慢慢静养康复。病床上躺着的老人家,黢黑枯瘦,牙齿掉了剩下没几颗,豁着嘴,冲我们乐呵呵地笑,气色还不错。边上站着拿着汤匙准备喂粥的中年女子,面容姣好,爱笑,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好看的弧线,是老人家的媳妇莲芬。同病房的其他病友和家属都以为她俩是母女俩,却是“不是母女胜似母女”的一对婆媳。

老人家一个劲地夸奖自己的儿媳:“多亏了莲芬,每天陪在身边。我家华子,前世修来的福分呐,找到这么好的媳妇。”骨折恢复,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,没有几个月好不了。莲芬的脸上漾着笑意:“已经做好了长期‘作战’的准备,谁没有个‘老时’呢?”走进来换药的护士也点赞莲芬,“这个病床的家属,把老人伺候得十分清爽,一点异味都没有。”话音未落,门口走进来莲芬的儿子,高高帅气的小伙子,九月份即将奔赴部队院校,手拎满满一袋“上好佳”虾片。“奶奶年纪大了,我们把她当小孩宠着。奶奶一辈子在江北乡下生活,粗茶淡饭惯了,孙子带来的虾片,她吃得有滋有味。”莲芬笑着说。

说起莲芬和卫华相识相恋,还有个罗曼蒂克的情缘。话说二十多年前,卫华大学毕业后,辗转南方闯荡,后来公司派他来浙东海岛负责市场。一次,卫华搭乘出租车,临下车,却发现钱包没带,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手机移动支付,这可如何是好? 一脸秀气的出租车女驾驶员,看出卫华的窘态,笑着解围道:“这位先生,你是来我们这里出差的?忘了带钱啊,不方便就算了。”卫华松了一口气,记下车牌号,答应有机会一定归还五元钱的车费。次日,心神不定的卫华在路边逡巡,等了半个小时,美女驾驶员飘然而至,卫

华如数支付,连声道谢。这样,两个善良、守信誉的年轻人,互生好感,一来二去,最后走到一起,组建幸福的小家庭。

婚后,卫华自己单干,创业,广告传媒设计的业务做得风生水起。后来又在新区投资一百多万元买了一套海景房。可是,一个人成长的道路,难免会遇到波折。一次,一个朋友来介绍商机,说是煤炭抢手,只要有门路从山西拿到煤炭,转手就能赚到大钱。向来行事稳健的卫华听信朋友的商机,鬼使神差般和朋友一道去北方煤都“掘金”,他们运了几十个车皮的煤炭到鲁东某大型电厂,结果,煤炭卸下后,那家所谓实力很强的电厂,却以各种理由赖着不肯付款。卫华和朋友顿时傻了眼。不要说利润了,光光本钱就是四百多万元啊。问亲戚借的钱,问银行贷款的款,沉重的债务,乌云一般笼罩在卫华和莲芬小家庭的上空,让他们喘不过气来,几近走到悬崖的边上。卫华后来跟我回忆起那几年的日子,虽说“男子汉大丈夫,流汗流血不流泪”,卫华还是几度哽咽,“生命中那段最为灰暗的日子,感谢我妻子莲芬的支撑。”“日子再难,也要挺过去。”深明大义的莲芬劝解丈夫。夫妻俩含着泪水,把那套还没拿到钥匙的新房子,低价卖了还债,另外的缺口,暂时还不上,写下借据。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,卫华和莲芬没说起,但是他家吃掉的十来箱泡面和卫华早早两鬓染霜,莲芬几年都没添过新衣裳,这些都无言地诉说着一切。经历过的沟沟坎坎,迈过去,何尝不是人生财富?

走出病房大楼,阳光斜照,院中一方池塘,一池红的黄的紫的睡莲开得正艳,幽香袭来,我们不由得慢下脚步,生怕惊扰它们圣洁的梦。池塘边上,巨石上刻有古诗: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? 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呵,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,我们身边一个个幸福家庭的生机、“活水”,缘何而来? 现在看来,如莲花芬芳的女子,就是活水的源头啊。

心有莲花,人生自然一路芬芳。那一刻,满池莲花,浅笑低语,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,我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

湖畔风情

扒鳊鱼

□刘庆宝

老家大纵湖地势低,水势旺,一年到头水汪汪的。农田都是沤田,一年一熟水稻。沤田边的池塘沟渠是鳊鱼生活的家园,扒鳊鱼,是孩提时的乐趣。

泥鳅是卵生、食泥,秧苗移栽,就拽着秧一同生长,水稻扬花结穗,它也就成桌上的美味。鳊鱼,泥黑色,头尖、无鳞,十分光滑。伸手捉它时,它狡猾地头一摆、腰一扭,就从你的手里逃之夭夭,钻进淤泥里潜伏起来。最好的捕捉方法是张开双手,一合一捧,再迅速扔进木桶里。

水稻结穗时,就放水搁田,让田里干裂成缝,控制秸秆疯长,把营养输送给穗头。田块之间灌水的大渠,也是扒泥鳅的好地方。由于渠低于田块,水不易排尽,淤泥上面还有薄薄的水和稀淤。那些活跃的鳊鱼纷纷从稻田里逃出来,潜在水渠淤泥里偷生,这是捕捉鳊鱼的最佳时机。

星期天,午饭碗一丢,提只小木桶,溜到田间来到水渠边,脱掉衣服,赤溜溜的,跳下去,先分段打成土埂,再从家里带一把穰草,把穰草揪成团,放在一只脚下往前推,把水和稀淤推走,接着弯腰弓背,双手紧靠,十指并拢,插入淤泥中,一把一把扒淤泥。淤泥有六七寸深,一把挨着一把扒,一条鳊鱼也不会逃掉,每次能扒个七八斤。

有一次,我和邻居的儿子二顺结伴去扒鳊鱼。扒了一半时,他喊肚子痛,我让他上岸歇会儿,他说痛得厉害,一边捂着肚子,一边哼着回家。晚上,我把扒的鳊鱼分一半送给二顺,到他家一看,他正活蹦乱跳乐着呢。

后来,母亲告诉我一个秘密:原来,那天二顺在扒鳊鱼时扒到了一只金戒指,他假装肚子痛,回家拽着他妈妈来到学校,把金戒指交给老师,想弄个“大会表扬”。他妈妈见到金戒指哭了,这只金戒指是她的订婚礼物,是在夏天薅秧草弄丢的。这样贵重的东西丢了,吓得不敢吱声,担心婆婆会责怪她。经过派出所核实,情况属实。金戒指失而复得,她抱着儿子痛痛快地哭了一场。母亲笑着说:“妈妈把金戒指弄丢了不吱声,儿子捡了母亲的金戒指还想弄个‘大会表扬’,这娘儿俩‘滑’得像鳊鱼。”

老家盛产鱼蟹虾,大多人家对鳊鱼不屑一顾。鳊鱼丝滑,很难剖。母亲剖鳊鱼却很有一套。她取畚箕从锅膛里扒些草灰,把鳊鱼倒进草灰里,鳊鱼在草灰里翻滚,身上的泥沫被擦掉了,同时也被草灰呛得半死不活。这时,母亲才快速剖洗鳊鱼。一会儿,一大碗红烧鳊鱼就上了桌。烧鳊鱼很讲究火候。把洗净的鳊鱼放在清水里,大火煮熟,然后放进生姜葱末等,再用文火慢炖。这样烧出的鳊鱼,外表不破皮,筷子夹起来颤抖抖,鲜美的味道扑鼻而来,把鱼尾朝前放进嘴里,双唇一抿,随着筷子抽动,鱼肉留在嘴里,鱼骨完整抽出。若太忙,母亲就把鳊鱼剖好取食盐腌起来,第二天放在太阳下晒,一直晒成干,留着以后放在饭锅里清蒸,味道独特。

过去一直不被人看好的鳊鱼,如今成了美味佳肴。近几年,老家的人凭借环境优势,搞起了大田养殖鳊鱼,发起了鳊鱼财。